

一定不要为此生气影响了工作。学生不遵守学校的规定，受到处罚也是应该的，而且愿意按照学校的要求由家长提出申请，在校外租房。然后，我把孩子的真实想法和妻子遭迫害的事情和他说了下，并简单讲了法轮功遭迫害真相。辅导员老师听完，很和气的告诉我：“我说给她处分是吓唬她的，不是真的，只想让她有个教训。你家的事我了解了，全国很多这样的情况，正常填写申请表吧。”

当晚深夜，女儿发微信给我：“爸，今天是感恩节，真的很感谢你，很多话不知道该怎么说。这段时间你辛苦了，感谢你为我、为我妈以及所有人的付出，我都懂，你真的很辛苦了，我爱你。”后边还加了一个心的表情。同时，女儿的微信朋友圈里第一次出现了一条简单到只有四个字的内容——我爱我爸。

随着修炼提高，我越来越明白，强加于人的观念来源于强烈的执著自我，自以为是，而且求结果，想改变别人，认为自己说的对，别人就应该按照自己的想法改变，别人不随着自己的想法改变，心里就产生责备、看不起甚至是整治别人的恶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是啊，使人提高的只有师父和大法。对于别人，我们能做的只有善意的提醒，而且不能执着结果。

这样，随着一件件大大小小的事情发生，我不断的用大法衡量自己，修去不好的强加于人的观念，增加善念，我和女儿的关系真是柳暗花明，由原来的“你说的对我也不听你的”，变成了现在的亲切与信赖。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圣者〉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WWW.MINGHUI.ORG

明慧网庆祝 5.13 世界法轮大法日

特刊 [六]

- | | |
|----|----------------------|
| 2 | 如果时间可以重来 你会改变什么 |
| 8 | 医生修炼传福音 患者得福 |
| 14 | 医院传奇：十年五次病危 市政干部炼功痊愈 |
| 20 | 看守所里的“特殊人物”得法记 |
| 29 | 85 岁母亲的修炼故事 |
| 36 | 修炼大法 体会神奇 |
| 42 | 我和女儿的相处之道 |



如果时间可以重来 你会改变什么？

文：欧洲法轮大法学员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六日】我今年五十五岁，男，欧洲白人。我的父亲是一名工程师，母亲是一位药剂师。我们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尽管如此，我的生活并不典型。

一件伟大的事

从我小时候感觉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探险家。我的第一个发现是科学：小时候在学校，我订阅了科学杂志，并进行科学实验和组装电子设备。我可以一个人花几个小时学习和计划如何解决问题，完全集中在我的事上。我非常热爱科学，我的家人相信我会像我父亲一样成为一名科学家。但我没有。我在科学里没有找到我要的东西。

之后我很想用写作表达自己。我给和我亲近的人写特别的信或诗。作为青少年，我觉得我可以唱我的诗，于是我组成了一支乐团。我成为一个摇滚乐团队的领头——我主唱和弹低音吉他。在我二十出头的时候，我是一个聪明，不轻易妥协，英俊的小伙子，拥有独特的世界观。这一切都反映在我的音乐中，那些有机会听的人都会爱上它。我极有潜力成为摇滚明星，但我没有。

在军队服义务兵役期间，我没有花太多时间与其他人在一起，他们觉得我很奇怪。每周一个下午，军人允许放假出军营，其他的人都会利用这段时间去找乐子——喝酒，找女孩子。我用我的假去公共图书馆。每个星期我都会带一大堆书回宿舍。只要不值班，我会拼了命似的读书。一段时间后我开始写自己的书。在我服完兵役之前，我写了我的第一部小说，那年我十九岁。

回家后，我继续写作并同时玩音乐。别人觉得好玩的事我都觉得很无聊，当我的朋友在享受生活时，我努力的实现我的梦想。我觉得我必须做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些伟

别的同学都以做家教等提前编好的理由获得了辅导员的许可，可女儿说了实话——宿舍里太吵，晚上想多学习一会儿都不行。同时她还隐瞒了一个理由——她有时晚上想妈妈，会控制不住哭出声。而她又怕别人问起，因为她不想让同学知道妈妈因为修大法被抓了。通话中，我知道她心里很不平衡，因为撒谎的同学可以免于处罚，而她说了实话却要挨处分。当辅导员要求她回学校住宿时，女儿却坚决拒绝了，为此辅导员很不解，也很生气，一定要处分她。

我把来龙去脉弄清后问她，“爸相信你说是真的，也理解你，更要表扬你说实话。但你不要不平衡，说实话就是为了不逃避该承担的责任。我们不跟别的同学比，我们只要求自己，对自己负责。眼下的事你想怎么解决呢？我能帮你做什么呢？”

这时女儿的声音变得有点怯怯的，“其实到外边租房住不是不可以，但要家长向学校提出申请，说明理由，并向学校承诺出了问题后果自负。但我租房的时候怕你不理解会骂我，所以没跟你说。”我说，“那是因为以前爸爸太不懂得理解你了，爱训人，给你留了不好的印象，这不怪你。现在爸爸和你一样，也在进步，也在成熟起来。现在还可以向学校申请吗？”女儿说：“可以，但很麻烦，要填两个手写的表格，有你的签字，这么远可怎么办呀？而且辅导员还要求你今晚九点以前给他打个电话……”我笑笑说，“为了大闺女，爸不怕麻烦，你用手机把那两个表拍照用微信发过来，我照着样子做两个电子表格的文档，打印出来，手写填好后，再拍照发给你，这样行吗？”女儿一下高兴了，“爸你真有办法，这样可以！别忘了给老师打电话。”

我又忙碌了一阵子，填好了表格，拍照后用微信给女儿发过去，女儿回复我“谢谢爸爸”，后边跟了一个可爱的表情。回家的路上，我拨通了辅导员老师电话，我先是诚恳的承认了错误，告诉老师，女儿不遵守学校的规定，是因为我没把孩子管教好，我有责任，不敢请老师原谅，但请老师

我发微信给她，“闺女，爸爸爱你，和妈妈一样爱你。你是爸爸的宝贝，爸爸有能力照顾好你和妈妈。请相信爸爸，只要你照顾好自己，别让爸爸为你担心，我就能很快让妈妈回来。”女儿不再说什么，回了我一个“嗯”字。虽然只有这么一个语气词，但我能感受到，女儿对我的责备在减弱。

在过去那些年，我和女儿的关系几乎永远是我在挑她的毛病和喋喋不休的说教，恨不得一天就把她培养成满腹经纶的大家闺秀，对于她生活上的关心和心情的疏导，我从来都认为那是妻子的事。现在我慢慢悟到，我的做法太偏激了。师父告诉我们的是“具厚德而善其心，怀大志而拘小节”[1]，而我这种急于求成、揠苗助长式的所谓“教育”只是夹杂着私心的强加于人。

隔了些日子，有一天女儿给我发来一条微信：“爸，想我了吗？”文字后面还跟了一个笑脸。我回她说：“想啊，大闺女是不是更漂亮了？”一会儿，她发过来两张很漂亮的自拍照。我说“真俊”，她发过来一个蹦蹦跳跳的快乐的小人儿。

我知道，女儿的心情在逐渐好起来，我和女儿的关系也在逐步改善。

该放暑假了，我打电话问女儿，“闺女，什么时候回来？”她迟疑了一下说：“爸，我放假不想回去了，因为我受不了我妈不在家，我想去打工。”我没有马上接话，因为这时我的脑子里习惯性的反应出：我不在家的時候你不是放假就回来吗？你就不想爸爸？放暑假你妈不在家你不回来，放寒假如果你妈还不在家你怎么办？我赶紧否定了这些念头，因为我知道这是以前形成的不好的观念，然后我说：“其实爸挺想你的，但爸理解你的心情，尊重你的想法。在外边自己照顾好自己，需要钱或者什么帮助，就及时告诉爸爸。”

去年十一月份的一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女儿突然打来电话告诉我，说辅导员要给她处分。原因是很多学生以各种理由不在学校住宿，擅自在校外租房。被老师谈话时，

大的事情，我会震惊世界的事。我也知道我必须专注于那件事才能有伟大的成就。因此我放弃了我的音乐生涯，解散了乐队而专注于写作。也许我有成为名作家的条件，但我从未成名。

我二十四岁时坠入了爱河。我之前没有多少恋爱经验，但我马上知道她就是我的另一半。我们结婚了并生了两个小孩。

之后我不得不放弃我的梦想。我无私地为了她放弃一切：这些年的写作、作曲及明星梦。我成了一个普通人，作普通的工作，生活在爱与恨，恐惧与兴奋之间，活在了生活的当下，而不是永恒。

当你为了现实生活而活时，时间过得飞快。孩子们长大，我们变老。我从年轻时几乎是一个僧侣的人变成一个世俗的人。世界上的一切都会影响着我，难道不是吗？不公不义与不自由的事让我伤心透了，而我却无力改变任何事，我必须日复一日痛苦忍受。我变得尖锐，不平衡，愤怒，我永远只看到每个人每件事的错误和不好的一面。那样的生活并不好过。

然后我突然开始想：我怎么会放弃梦想的，我在哪里丢失了他们？到底我很特别吗，还是这一切只是我的想像？我决定再尝试一次实现我的梦想！

在我四十岁的时候，我完成了我的第二部小说。它被一个大出版商出版，而且终于为我带来了我所一直渴望的认同感。我认为这是我能改变世界最后的机会，所以我继续疯狂写作。

在四十三岁时我的第三部小说出版了。我开始写剧本，一个，二个。我非常忙碌，但是当我的视线离开键盘时，看到的世界并没有变好。人为了小利而发动战争；兄弟变成敌人；警察被视为最大的罪犯，而堕落者被像圣人崇拜着；到处都充满着憎恨，谎言和欺骗。目的是什么？到底为什么我在这里？

我现在五十五岁，我现在的人生一帆风顺。我的人生目的和意义完全不同了。我怎么改变的哪？让我慢慢道来。

何谓修炼？

在中国古代，人们称修身养性为“修炼”。那么，什么是修身养性呢？西方文化知道提高心性，这一般是在宗教中：一个人试图按照宗教的原则行事，试着悔改并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并祈祷希望因此上帝接你到更好的地方。许多宗教是在基督前后引入西方的。同时也有很多不属于宗教修炼方式，但都不是修炼——没有同时修养身心。

在东方，有各种各样的修炼方式。例如印度的各种瑜伽，或中国的气功、武术。人们往往认为武术是为了与敌人作战或为了自卫。如果那是真的，为什么要在修道院里练习呢？你需要在山顶的修道院守护谁？其实，这是因为它是修炼的方式，过去的修炼者会远离世俗孤独地修炼。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大部分的修炼方式在历史上的口传心授中失去了最重要的一部分：它的真实内涵。太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众所周知，明朝时期的张三丰传出了太极的动作，但太极的真实内涵没有留下一个字。所以，今天很多人练的太极是真正的修炼吗？我不认为。现代人将其作为一种健身的方法，而无法达到修养身心的目标。他们甚至不知道太极是用来做什么的。

至少这是我从过去十三年的修炼中学到的，这个修炼方法是所有方法中唯一保有它原始、纯净的动作形式和内涵的。在中国，它相当有名，但在国外不是。那么我是怎么得知这个特殊的修炼方法，怎么偶然发现它的呢？

最大的发现

有一天我在欧洲的一个旅游之都做生意，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那里举行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会议，城市被严密封锁。直升机在上空飞行，游客沿着狭窄的街道行走。在这些骚动中，一件特别的事引起我的注意。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底怎么了？！”女儿的声音急促而严厉，因为她已经感觉到不正常。我拿着手机，找到一个清静无人的地方，把大致的情况告诉了她。女儿非常生气，而且马上哭出声来。“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才回来几个月，怎么我妈又出这事了？你怎么保护的我妈？而且我妈都那样儿了，你还有心情参加婚礼？！”女儿的责备像连珠炮一样轰了过来，弄得我几乎不知从什么地方开始回答她。“闺女，爸不是想瞒你，是因为你还小，又离得这么远，帮不上忙。你安心上学，你妈的事有爸一个人就行了，我知道怎么做。如果我不来参加婚礼，整个这一大家子都会受影响，咱不能只想着自己的感受啊！”女儿没耐心听我再继续说下去，硬生生的挂断了电话。

我心里很苦，很压抑，心里说：“闺女呀，你也是曾经得过法的人，你什么时候才能成熟一些，真的为我分担一些，起码不再给我增加压力也好啊！”

其实，女儿中学时代就曾在妻子的引导下读过《转法轮》，背过《洪吟》，而且在我被迫害初期表现的正念很强，面对警察到学校的骚扰，她对做笔录的警察说：“我爸是好人！”并且高考时勉励自己：我是大法弟子家的孩子，我一定要考好，让世人看看！因此，她真的以一个二本的水平考上了一所一本大学，让很多人都很感慨，并说这是善有善报。

可是我遭迫害的事对她打击很大，影响了她对大法的正信，加之上大学后交了男朋友，便慢慢的脱离了修炼。每念及此，我都很自责。

接下来，每隔一段时间，女儿都会发微信或打电话给我，除了聊一些她在学校的事，就是问我她妈妈的事情有什么进展，什么时候能回家。有的时候，我真的感到很难回答她。但我知道，作为孩子，对母亲的那份担心、依赖和想念，都是可理解的。而且我是大法弟子，我有义务做好家里、外边的一切，有义务修好自己，照顾好老人和孩子。所以我不再如以前一样遇事先教育孩子应该怎么做，给她增加压力，而是充分的理解她，安慰她，让她感受到父亲的呵护。有一次

女儿一听，本来高涨的热情一下降了下来，“哦，我还以为你很在意呢，那就当我没说吧。”虽然接下来没再发生什么，但我知道我还在执著于自己的所谓“正确”，强加于人的心并没有真的放下。

女儿在家的那几天，她过去那些我看不上眼的习惯又清清楚楚的表现在我面前——晚上玩手机到很晚，早晨睡懒觉、梳洗打扮老半天、刷牙的时候头抬得很高，牙膏沫溅在水池外面都是……我的第一感觉还和以前一样，有一种想教训和指责她的冲动，唯一不同的是我忍住了。因为我知道，她的这种表面的错其实是师父用来去我的执著心的，看我是不是还要强加于人。于是我在心里告诉自己：要么不说，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事，要么善意的提醒，并且不要执著于结果。

一次女儿占着洗手间洗澡，半个多小时了，里边还在“哗哗”的流着水，我不但去不成厕所，还看到很多水顺着厕所的地面流出来，流进了客厅的地板革下面。而地板革和厕所地面接茬的地方已经明显的老化、破损了，就是过去洗澡的时候流出的水腐蚀造成的。这时我心里已经堵的满满的，几次想举手敲门教训她。可是手握成了拳头动了几下，还是忍住了。一直等她洗完出来，我才赶紧收拾地板革下面的水。女儿一见，不好意思地说：“爸，对不起。”我一边干活一边平静的跟她说：“下次洗澡的时候，把喷头的方向调一下，别正对着门口，把水量适当调小点就好了。”

去年春天，妻子在外出讲真相时被警察绑架。我不想让女儿跟着担心，所以妻子刚被绑架的几天没告诉她。平时妻子和女儿每隔几天就要通一次电话，或在微信上聊几句。女儿打过电话来找妈妈，我就告诉她：“你妈没空接电话，有事跟我说吧。”

几天后，正赶上姐姐家的二女儿出嫁，为了不让更多的家人知道后跟着担心，我去参加了婚礼，并告诉他们说妻子有事来不了。当天，女儿又打来电话，她说：“爸，我妈呢？她参加我二姐的婚礼了吗？怎么又是你接电话？我妈到

坐在旅游景点旁边，远离喧嚣，双腿盘坐，闭着眼睛。他脸上的表情平静祥和，他似乎并不介意摄氏零下二十度的气温和街上的纷扰。他像坐在蛋壳里一样。我的目光被他紧紧抓住。

他的朋友走近我，从他口中我得知有一大群人在中国遭受迫害——数千万人——因为做了同样的打坐方式。这些人炼的是法轮功，又叫法轮大法。你听说过吗？它非常古老，历史上一直是走师徒单传的方式，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它被公开传出并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一九九九年，中国共产党害怕它的人气大于自己，所以中共镇压它。此后许多人在中国因迫害身亡，许多人遭到严重迫害。出于这个原因，国外的法轮功修炼者以和平的方式把这件事公诸于世，包括功法演示。

我第一次听到这些资讯。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我从不对任何精神层面的事物感兴趣，但作为世俗的人，我确实关心人权问题。我感谢他们提供的资讯并高兴地接受了传单。

但在接下来的二年里，我没有看那张传单。人们说人总是在生活中奔忙，我的时间花在我家人的紧急情况：我的妻子怀疑她得了重病，她去做体检，结果令人震惊：她被告知是末期肺癌。她的父亲死于同一种疾病，我们知道西医无法治愈。那时我想起了修炼这件事，他们不是提到在中国有很多人的重病通过修炼而痊愈了？这种修炼方法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很幸运在抽屉里找到了我收藏的法轮大法的传单。我和太太一起学习炼功动作并开始修炼。

同时我开始阅读法轮大法书籍。我完全震惊了。它并不是那种故作玄虚，刻意把真正意思隐藏在模糊的文字背后，好让作者造成很有知识的形象。它是直接而简单的，用现代语言直言，并有科学事物佐证。我非常兴奋，这就像在阅读一部推理小说，一气读到最后想找出凶手是谁。我一夜之间读完了整本书。

我对世界的看法立即开阔了。我对当时的感受记忆犹新：世界并不局限在这个叫做地球的小尘埃；围绕它的空间不是冰冷，黑暗，不友善的空间——它是高级生命的家。他们的本性是真善忍。他们层次越高，就会更加慈悲。

浩瀚的宇宙体，包括无数的行星，恒星，星系和真空，以及相关的现象，如黑洞和白矮星，都处于完美协调的状态。我该如何调整自己形成像宇宙一样的协调状态呢？通过这个伟大的修炼方法，就是这样！

我们开始修炼一个月后，我的妻子发现医院测试结果是错误的。她很健康，不需要修炼。她停止了，我则一直炼到现在。

再也不需逃避什么

修炼后，现在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通过修炼，我获得了：（一）无比的健康；（二）即使在青少年时期也没有过的充沛精力；（三）在任何危机下都可以放松心情的解决问题，加上（四）对科学家都无法解释的宇宙现象的理解，以及（五）通晓从古至今的哲学家们所渴望解决的问题的答案。你认识的人中有人声称拥有这些吗？我想除非他在说疯话。但是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非常理性而且很踏实。我曾经是一个梦想家，但我不再只是做梦了。

我的生活很简单。我每天早上炼功九十~一百二十分钟：这样可以净化我的头脑和身体，这比晚上睡觉更让我放松。因为当你睡觉的时候，你的脑细胞仍然活跃，但是当你打坐时，你的杂念会消失。

我也花几小时学法，这帮助我从修炼角度看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其余时间，我就像其他人一样——工作和与家人共度时光。

真正让我的生活变得简单的是没有需求的欲望。例如，以前的生活里，当夏天到来时，我就会突然有想逃离城市的欲望，并定各种旅行计划要去海边或山区：我想要自由。但

出非常清晰的四个大字——“强加于人”，有如醍醐灌顶，我立即翻身起床，没开灯，借着窗外的月光，拿起笔在写字台的纸上清清楚楚的写下了“强加于人”几个字。

第二天，我和妻子说起头天晚上自己找到的问题和思想变化，妻子点点头说：“是这样，你总认为自己对，所以就自以为是，就强加于人。而且你不光是对孩子、对我，对同修你都这样。”

尽管认识到了自己的执著，但因为实修不够，后来又和女儿发生过不止一次的争执甚至是争吵。期间，我不止一次的说：“你还小，很多事情还不懂，爸是为你好，你应该学会服从！”其实是夹杂着亲情的一种强烈的强加于人的表达。更有甚者，一次激烈争吵时我一怒之下出手打了孩子，以至于正读高三的她离家出走很多天，打电话不接，我发了很多道歉的短信她也一直未回。

二零一四年，我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遭到中共迫害，在看守所、监狱被非法关押了两年多。在监狱中，我意识到一定是自己在修炼中心性不到位，强加于人的心就是我当时找到的最大的心性上的漏洞之一，很早就发现了，却始终没认真修去。在黑窝中，我回忆起了多年来与同修、家人交往中我强加于人的种种表现，非常痛悔，下定决心从现在开始彻底修掉它。

我从黑窝回家后，当时已经上大学的女儿专程从南方乘飞机回来看我。在机场，我几乎一见面就说：“以前都是爸做的不好，对你太强制了。”女儿爽快的说：“没事，我原谅你了！”就这么短短的几个字，我当时听了心里仍是老大的不舒服：你真的以为你有资格原谅我？我为你付出那么多，这几年又受了这么多苦，刚见面，你既不安慰，也没说想念，更不说自己有什么错，一上来就高高在上的说原谅我了？！这些想法一股脑儿涌了上来，虽然努力压了压，嘴里说出来的还是一句夹杂着不满的话，“其实你原不原谅都无所谓，我只是自己知道错了。”

着大货车急速驶来,当时两眼一闭,把心一横,心想“完了!”没想到自己还活着。连警察都说:“这段路挺邪乎的,历来发生车祸都没有能生还的,真是奇迹!你们家烧高香了!”

三年前冬天的一个傍晚,女儿在车站遭坏人(人贩子)劫持,关在一间仓库里,里面已经关了好几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当天晚上女儿提议把大闸门抬起来,就这样她们把脚上穿的袜子脱下来套在手上(当手套用),用手一起用力把门往上擎,把门抬起来才逃脱出来。女儿相信大法,也退出邪党团、队组织,所以才平安脱险。

“一人炼功全家受益”[2]。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们全家人的生命,感谢法轮大法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家!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澳大利亚法会讲法》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

我和女儿的相处之道

文:大陆大法弟子 李悟(笔名)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八日】几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和正在读高中的女儿为某事(细节已经不记得了)产生了激烈的争吵,孩子对我很不服从,妻子对我也很不满意。

我气呼呼的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的想着刚刚发生的事情。我和妻子都修炼法轮大法。我心里不停的问自己:这到底是怎么了?到底我在哪方面不合法了?明明我说的是对的,为什么孩子不但不服从,连妻子对我也42 不满意呢?时至半夜,我仍没有一丝睡意。忽然,脑子里闪

是大多数计划由于缺乏时间,金钱或其它因素而无法实现。这让我变得更加紧张,失望和沮丧。

现在我不需要逃避任何事,无论我在哪里,我都很好。无论如何我都感到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买不到也赢不来,只能透过修炼得到。自由是没有执着,这就是所有真正修炼方法的真谛。无论是耶稣,佛陀,孔子的门徒,无论是东方的武术家,还是西方的炼金术士和僧侣,骑士,他们都有着相同的目标:摆脱欲望,恐惧,主观意见,野心,也就是说,摆脱执着,也可以理解成摆脱自我,自我是一个人最大的负担。

马上做

日复一日,我越觉得我在街上看见那个在打坐的大法学员的那一瞬间有多珍贵。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学员,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我觉得我认识他,因为现在我只要有时间也会那么做。原因是,当你拥有如此宝贵的东西,它能减轻你负担的方式时,你怎么能不与其他人分享这个好消息?

道家的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1]

现在我对过去的自己有了更好的理解,对我过去对科学、文学、音乐的探索也是。尽管我从未成为科学家、音乐家或著名作家,但这些都是我的道路上的一块块垫脚石,没有它们,我无法成为现在的我。

如果时间能倒流,如果我有能力改变事情,我会让它们保持原样,除了一件事,那就是法轮大法的传单藏在我的抽屉里放了二年的事,现在我知道了时间有多么珍贵,我对失去的二年感到遗憾。如果时间能倒流,我会毫不犹豫的当时就加入那个打坐人的行列。

今天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探险家。对于修炼的探索,你不需要离开自己的书房。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像探索世界那么冒险,有时候修炼更艰难。试图在这条路上探索的人,最终

可能会找到比他当初所希冀的更伟大的东西。

我想补充一点，以上是我在现有成上对法轮大法的理解和领悟。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

医生修炼传福音 患者得福

文：大陆大法弟子 君梅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五日】一九九七年元旦放长假，朋友邀请我到她家看录像，说是讲佛法的。我一听是佛家的就去了。我一连几天看完法轮功师父在广州的讲法，虽然我看了那么多佛教的书，但师父讲的都是我从来没有听过、没看过的。师父教导我们做个好人、做一个更好的人，深深打动了我的心，让我感动不已，那个喜悦的心情难以形容。

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正式修炼法轮大法了。

我是一名医生。这里我只说说迫害前我如何以自己的行动证实大法；一九九九年后，我是怎样听师父的话，利用一切方便条件救人的。

修心 做好人

修大法前，我也是社会中的一名普普通通一员，随着社会道德的下滑，也不知不觉的随波逐流，贪小便宜，收患者给的现金十元、二十元，给多少拿多少，还把科里X光诊断报告单拿回家给孩子当练习本。

我的婆婆利用手段骗我和她儿子结婚，许愿不还愿。我怀孕期间，两地生活，一周回家一趟，给我吃从粮店买的有霉味的玉米面做的饼子和咸菜，我走了她就换成大米饭，

家长会，那女的是你姐啊？我女儿笑着回答他：你怎么了？那是我妈！

家里装修房子那年，有一次我和丈夫一起上街去买装修材料，我们走在街上，人们时不时的望着我们，看的我们有点不好意思，我赶快上下打量了一下自己，又瞅瞅我丈夫，没什么不正常啊。走进商店里，买完装修材料要走时，女老板眼瞅着他，小声的吞吞吐吐的问我：他是你老板……还是你什么人？我说：他是我丈夫。再看那女老板，眼睛瞪得大大的，一副疑惑不解的样子。后来我把这事说给我先生听，他笑着对我说：以后出门不带你！我也笑着回敬他：我们修大法的都年轻，你偷着乐吧！

危难之际大法师父护佑

有一年冬天，我从姐姐家出来，走在道边路口左转弯处刚想要过马路，突然感到有一个人从正面快速、紧紧的用双臂抱住我。当时，我心里在想，是谁在抱我？我一看，没有人，只见一辆刚从我身边左转弯擦边而过带斗的大货车朝前飞奔而去，再一看我脚上的皮靴子，有一道轮胎刚压过的痕迹，我却毫发无损。

顿时明白了，刚才是在危难的一霎那，慈悲的师父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护住了我的身体，才使我毫发无损，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此时，无法用语言表述对师尊的感激！

有许多法轮功修炼者都经历过类似我这样的事例。

几年前，丈夫到辽宁长青岛出差遭遇了一起特大车祸。有一天他坐单位的小面包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对面迎来的重载大货车相撞，我先生坐在副驾驶座上，挡风玻璃都被撞的粉碎，车胎都报废了，车严重变形。警察好不容易把车门打开，把他拉出来。当时他额头上只擦破了一点皮，流了一点血，有一条腿轻微的皮外伤，住了几天医院，出院后在家养了一段时间就康复了。那时我先生早已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当时他都不敢相信自己能逃过此劫：眼睁睁看

记得多年前，家里的老式旧电脑噪音很大，电脑在里屋，很远的客厅都能听到，扰的人心烦意乱的。我丈夫两次花钱找专业维修师傅上门修理，还换了零件也没修好。后来，我把箱体拆开，一看是散热转动的轮子上都盖满了厚厚的灰尘，我用牙签、镊子小心翼翼的把灰尘清理干净，再装上，马上就好了，再也没有轰轰的噪音了。丈夫很高兴，他怎么也没想到笨笨的我居然能拆开箱体，找出原因把电脑修好，再装上。他说他拆开再装上都费劲。

几年前，我家里的洗衣机坏了，不工作了。我趁我丈夫不在家，把洗衣机拆开，把部分零件卸下来，又装上，就差外壳没装完，他回来了。我说：来，你把剩下的这点活干了，我去做饭。谁知他说：我不会，你拆了，你安上吧。随后他跟上一句：你可真能，洗衣机你也敢拆，你会修吗？找人修一下不就行了。我说那不得花钱吗？结果真修好了。他觉得不可思议。

还有家里厨房的水槽底下的水管使用多年老化了，老漏水，结果我丈夫买了新的水管换上，还是滴水，他拆下来，重新安上，反复几次都不行。后来，他说：这水管没买好，不配套，老滴水，滴就滴吧，反正不严重，就这么凑合着用吧。说完他就出去了。等他走以后，我到厨房，把水槽底下的水管卸下来，再把上面的水槽底朝天翻上来，在水管两头螺丝衔接处重新用生料带缠上，用扳手、钳子用力拧紧，再试，好了，不滴水了。拿起了电话打给他：好了，我把水管修好了，不滴水了。他在电话那头高兴的大声说道：好了？！我可真服你了！谢谢！

修炼大法 身体向年轻转化

凡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人，不但做好人、身体好，而且都显得很年轻，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我和女儿走在街上，人们经常把我们当成姐妹俩。记的有一次我去参加女儿高中生家长会，第二天上学时，一名男同学问我女儿：昨天开

豆角炖肉，黄瓜炒鸡蛋。我非常生气、上火，和婆家人关系非常紧张，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身体也很糟糕，得了很多病，三天两头感冒，还有鼻炎、贫血、胸闷气短、低血压、头疼迷糊、天旋地转、乳腺增生还长了包块，心情郁闷，走路来有气无力。经常吃药打针，后来一个月输两次液也不管用。我恨透了婆婆。

为了解除痛苦，我和丈夫什么气功都练，没有效果。我想人早晚也得一死，真要有天堂就好了，死后去天堂，再不受苦。有的朋友借给我很多佛教的书看。我几乎看遍了所有佛教中的书，丈夫也请了佛像烧起香来。由于不明白道理，不知道怎么修，边拜佛边随着社会道德下滑而下滑，身体也越来越不好。

修炼法轮功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我身上的病全好了，乳腺增生及那个包块不知道什么时候没有了，走路来轻飘飘的。我非常高兴。看到我的变化，我的父母非常开心，非常支持我修炼法轮功。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我要好好按照“真、善、忍”这三个字去做，不说假话，不欺骗，善待他人，宽容大度。

首先要做到的是要为患者着想。我经常在晚上十一至十二点钟去医院给急诊患者拍片看病，从未跟医院要加班费，不给我串休时间我并不在意，特别是再也不收患者的红包了。还有一次，一个从农村来的老年患者来医院看病，钱不够，我马上给了老人六十元钱。

我们医院院长认为法轮功修炼真、善、忍，能做到“忍”字不可思议，想找点事考验考验我。发工资时，就不发给我。我想到自己是修炼人，可能有什么原因不发给我，我不生气。好几天过去了，我照样工作，根本没提这事。院长看我真不生气，就乐呵呵的把工资给了我，赞扬我说：“可以啊！”

一九九八年大年三十包饺子，我丈夫突然说：“年年三十包饺子？今年我不包了！”把面皮一扔看电视去了。我想大年三十，年年家家不都包饺子吗，这不是很正常吗？我

刚要发火，想起了“真善忍”，我得忍呢，于是我心情平静的继续包饺子。抬头看看师父的法像，师父由原来的微笑变成了开怀的笑。我很惊讶：“原来世上真有佛呀！”我很开心，盘起腿来，很带劲的擀起了饺子皮。可能丈夫意识到刚才那么做不对，就又过来和我一起包饺子。

几经磨难 传播大法福音

自中共江泽民集团破坏大法、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的十几年里，我们去北京上访并坚持修炼，我们夫妻双双被开除工职，三次被抓，两次非法劳教；丈夫也被两次非法劳教，流离失所长达六年之久。我的医师资格证书和执业医师资格证书被取消了，以罚款的形式克扣拖欠的两年的工资大约一万多元钱（二零零零年三万元在市里能买一个六十四平方米的单元楼房）生活极度贫困。孩子上中学时因交不起学费，被迫辍学。

为了生计，我去做扫大街的工作，干的路段最脏，路不平，沙子多。冬天连雪带冰，春天冰雪化开，路边广告牌下大沟里都是粪便，非常脏，看着恶心，就想吐。上边要检查，谁也不干，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班长很着急，我说：“没事，我干。”我用塑料袋套在鞋上，戴上口罩，跳到沟里，脚踩在粪便上，先用镐头使劲刨，再用铁锹清理，一会就清理的干干净净。

这让其他清理工都很尊敬我，都愿意和我一起干活。我给她们讲大法真相，有的还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

几经磨难后，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原工作的医院的领导给我补办了医师资格证书和执业医师资格证书，我能继续我的医务工作了。

而后我在多家民营医院工作过。每到一家医院，我都郑重的跟有关领导说，我可以配合临床医生的工作，我能做到认真负责检查疾病，但我不打假报告。这同样会给医院带来效益。在哪家医院工作，我就把大法的福音传给那里的大

看到的不是字，而是一个巨大的寰宇，里面有山川湖海，再想仔细看，没了。

有一年的深秋，我在厅里看书，丈夫喝完酒回来嘴里嘟囔着：这么黑，也不开灯，你在干什么呢？我说：在看书呢。他说：能看见吗？我说：能啊。我一看表，已经七点钟了，天已渐渐的黑了。因我家客厅很大，我离电灯开关又远，懒得走过去开灯，可我看书看得很清楚。我说：书上的每个字都冒着金光，我是借着金光在看，你还别不信，这本书可真是本宝书。我先生说：“我可真服你了，成仙了！”

修炼中，时常有一股热流从头顶上下来，就感觉螺旋式的一顿一顿的灌下来。有一次凌晨两点刚躺下，就感觉一股很强的能量流从头顶上灌下来，心想：这么晚了，师父还在为弟子灌顶，为弟子净化身体，此时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眼里充满泪水。

每当打坐时，两掌都有很强的电、热、麻的感觉，手掌就象被强磁铁吸住了一样，感觉动不了，非常玄妙。有一次刚炼完功，我让丈夫帮我一起叠床单，无意中，我的手碰到了他的手，只听他“哎哟”一声，赶紧抽回自己的手。我说怎么啦？电着你了？我刚炼完功，能量比较大。他看看我，默默的笑了笑，没有反驳。看的出，他渐渐对大法有了新的认识。

大法使我开智开慧

修炼前我比较笨，是电脑盲，连鼠标都不会用，更别提上网、下载、打印，写文章了。修炼后，我在大法中开智开慧。近几年，一名同修大姐帮我买来了一台二手手提电脑，接着这位大姐又一趟一趟的来我家耐心的教我怎样使用鼠标、上网等这一系列操作，直到全部教会我为止。如今，我已经能熟练的上网、下载、打印周刊和资料了。每当我在电脑前打字时，丈夫总是爱盯着我看，笑嘻嘻的说：连手机、电脑都不会用的人，现在还会打字啦？

上前问她：阿姨，这书在哪买的？我也想买一本。她说：“你想请书，那好啊，下车你就跟我走吧。”

等到下车的时候，发现她下车的地点也是我要下车的地点。原来我们住在一个大院里。她告诉我哪里请书，在哪里有辅导员教功。真是心想事成，我终于如愿以偿，得法修炼了。

正如师父所讲：“可能大家听到佛教中有这样一句话：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谁看见了，都要帮他，无条件的帮他。佛家度人是不讲条件的，没有代价的，可以无条件的帮他，所以我们可以为学员做很多事情。”[1]这件事情虽然事隔多年，现在想起来还感慨万千。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别人身上，或是别人讲给我听的，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相信的，可是这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我身上，因此更加坚定了我修炼法轮大法的信心，师父讲的法是真实不虚的。

师父给我开天目

修炼几天后，我便随同修们到大黑山一地洪法。我们站在庙门前炼前四套功法。炼到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抱轮时，我的天目处就象花朵绽放一样，一层一层不停的开放，漂亮极了。正如师父讲的：“修炼一段时间，他发现前额逐渐发亮，亮过之后要泛红。到这个时候它就会翻花，就象电影、电视中那样，花蕾一瞬间开了，会出现这个镜头。那红色原来是平的，一下从中间鼓起来，不断的翻，不断的翻。”[1]

以后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看《转法轮》的时候，经常是读到哪行，就能看见一个圆圆的、中间是金黄色的而边缘是五颜六色的小法轮伴随着我，很神奇。有时学法，学着学着，竟发现这一页字变成了一个层层叠叠运动旋转的大圆圈，每一个字排列有序且一圈套一圈，缓慢的旋转着。有时，看到这法的背后显现出师父的法身一个比一个大，往后延伸着……

还有一次学法犯困，打了一个盹，就在睁开眼的一瞬间，

夫、护士、工作人员及患者。

有一阶段我在某县一家小医院工作。第二天妇科大夫买东西看我，大意让我配合工作，我明确告诉她我不做假报告，但我能配合你认真负责给患者看好病治好病。虽然那个B超不清晰，但我因念正，师父就给了我聪明和智慧，看到这个征象马上就能断定这个病。医生按照我的报告治疗，效果很好，连我自己都很惊讶！

多名患者明真相 得福报痊愈

我在另一家老年医院工作好几年。那里老年人比较多，患脑血栓、心脏病、糖尿病的比较多，绝大多数都行动不方便，有的儿女不在身边，无人照顾非常可怜。

师父说：“当然，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1]

我把他们当作我的父母一样照顾，耐心给他们讲解病情，对不能自己上下床的就扶上床，扶下床，有时给穿鞋，亲自推轮椅把病人交给护士。有的患者给我写表扬信，有的上领导那要求表扬我。

一天，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士跟我说：“大夫，我们观察你很长时间了，你有大爱啊！”我说：“我没有做什么呀！”她说：“你不只是对我们好，对谁都好。你是不是有信仰啊？”我说：“是，我信法轮大法。”她说，我们信耶稣，我们讲爱。我说：“我们师父让我们要有慈悲心，对谁都好，没有分别。”另一个女士说：“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我说：“法轮功是正法。信教的人说，末法时期神会来救信他的人，佛教中的人说末法时期弥勒佛会来救他们的人。现在就是末法时期，神佛来救人，书还能是原来的书吗？我们的师父来了，传宇宙大法救度天下苍生。你们好好想一想。”

我说：共产党是撒旦教，他们中的人有的是魔鬼转世，专门与神做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讲无神论，战天斗地，毁灭人的灵魂，还杀人无数。他们其中一人说：“是，这个我知道。”我说：入了共产党的党、团、队，就是魔教徒，如不退出，信什么都没有用啊。大法慈悲佛恩浩荡，再给一次机会，退出共产党组织，弃恶从善，才能保命。法轮功发的资料叫真相资料，就是让人明白是非的，听与不听，看与不看，退与不退都是自己的选择。想选择未来就有未来，不选择就没有未来，就只能给共产党做陪葬。他们听了都退出了自己加入过的中共组织。

还有一些得重病的人也“三退”了。我告诉他们虔诚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病会好。结果，认真念的病真的好了。得福报的有各类病人，得子宫内膜癌的、腹腔肿瘤的、肝硬化腹水的、颈动脉炎的等等。

几年前，有一个患者到我这做子宫附件检查，查出子宫肌瘤，瘤子很大，就做了手术，到沈阳医大做病理检查，发现有癌细胞。她找到我一边哭一边说：“沈阳医大让我全切，连卵巢输卵管都得拿掉。我这不成了男人了吗？”我说：“别着急，我帮你想办法。你听说过一句话吗？‘诚念法轮大法好，灾难来时命能保’。你回家恭敬的念，多念，你一定会好，佛法无边！”我看她有顾虑，就说：“念四个月，好了，你无比幸运，不好你也不吃亏。四个月内你也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那时是十月份。她同意了。来年三月她来了，高兴的告诉我说癌细胞没了。她给我买了一箱奶，我回请她吃一顿饭，又给她进一步讲了真相。

还有一次，我在一家大医院进修B超，主任在那做，我在那看。来一个四十多岁妇女，说肚子长一个包块，看内科转到妇科。主任看后说，哎呀，还真有东西，腹部长了一个胎头大小的肿块。主任说，别做手术了，伤着肠子就麻烦了，上沈阳医大吧。她伤心地说：“我没有钱，我是嫁到这的，我和丈夫离婚了，我现在打工供孩子上大学。”我十分

家人身上显现的一些神奇写下来，以此证实大法的超常。

走入大法修炼的神奇经历

一九九七年的一天，我生完孩子正在休产假，姐姐约我们全家到她家去玩，弟弟也去了。弟弟从姐姐家的柜橱里拿出一本书，看了一会儿随手扔在床上。当时，我坐在床边的地毯上。由于好奇，就拿起这本书看起来。

翻开第一页，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庄严而又慈祥的人，打着手印，坐在莲花台上。我定睛久久凝视着，内心非常激动，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同时又升起无限的敬仰与向往。我无法抑制内心的喜悦，脱口而出：太好了，这是最好的，这才是我要找的！我要学！谁知被旁边的丈夫听到，他嘲笑我，说我什么都想学，只是三分钟的热血，又说了几句挖苦我的话。这时，姐夫走过来了，我问姐夫：这书在哪儿买的，我也想买一本。姐夫说：不知道，这书是别人送给我的。

看到这本书，象看到了奇珍异宝似的，为了能尽快拜读这本书，我晚上舍不得离开，就住在了姐姐家，一宿没睡把《转法轮》这本书完整的看了一遍。在看书的过程中，左侧鼻孔流出一点鼻血。以前左侧鼻孔总是难受，可能是鼻炎。从那以后我的鼻子就好了，再也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了。显然，那时师父就在给我清理身体了。

早上，我心里琢磨着：这本书是我的就好了，上哪儿能找到这本书啊？！回去坐车的时候，在车上能看到有人手里拿着这本书该多好啊！就知道上哪里买了。想着想着，便笑了起来，天底下哪有这等巧事啊？

当我离开姐姐家，到车站坐上一辆小客车。一上车刚坐下，便一眼看到坐在左侧前排座位上的一位阿姨，双手捧着一本书在头前举的高高的。当时，我想，这阿姨怎么把书举得这么高，这样不累吗？当我再次仰起头定睛一看：哇，是《转法轮》！我就愣在那儿了：这是真的吗？居然在现实中发生了，觉得不太可能，我真的找到了，我太幸运了！我

对谁都要好，师父说“修炼人没有敌人”[1]，我一定要让儿媳妇看到法轮大法的美好。

母亲的诚意逐渐的感动了嫂子，嫂子也在变，特别是父亲去世后，嫂子主动把母亲接到自己家里住了一周，嫂子对母亲百般照顾，问寒问暖，每顿饭都细心调理，有汤有菜、有稀有干、有荤有素，母亲吃的可口开心，只一周的时间，就看到母亲的脸色比来时有光泽而且还胖了。母亲第一次感受到被儿媳妇孝敬的尊贵和荣耀，母亲不止一次的和亲戚朋友说：没有法轮大法的救度就没有我的今天，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我的儿媳妇，让我这个天天抱怨儿媳妇的恶婆婆感受到了当个好婆婆的荣幸和自豪。

从那以后，逢年过节我们经常在一起聚餐，嫂子总是亲自下厨。嫂子说，结婚三十多年，从没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现在太幸福了，这都是大法给咱们家带来的。嫂子不止一次在酒桌上对四个妹夫说：“有了法轮功才有了咱家的今天。我们都要记住法轮大法好！”母亲也经常感慨的说，如果不是修炼了法轮功，到死都不知道和儿媳妇之间到底谁对谁错！婆媳三十二年的恩怨在大法修炼中得到善解。

在喜迎十九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和师尊华诞之际，弟子恭祝师尊生日快乐！普天同庆同贺法轮大法洪传二十六年！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三》〈向世间转轮〉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

修炼大法 体会神奇

文：大陆大法弟子 玉儿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七日】我今年五十岁，于一九九九年七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值此“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将我修炼以来亲身经历的，大法在我及

理解和同情她，心想我得帮她。我追到医院大门口喊住她，说：“我可以帮助你。你入过党、团、少先队员吗？”她说没入过。我说：“那更好，听说过法轮功吗？”说听说过。

“法轮功是上乘的修炼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我的乳腺包块就是修炼法轮功炼没了的。”她说她没时间。我说：“诚心诚意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会得善报。你试一试吧，保证行。”

说完后，我送给她一个印着“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我说：“四个月以后我就离开这里了。四个月之前无论怎样到我这来一趟，证实一下你念这九个字的结果。”

三个半月时，这位女士来了，还去做了一个B超，也是原来那个主任做的。一检查那个肿块没有了。主任问做手术了？她说没有。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个患者看着我，对主任说，“刚从沈阳医大检查回来，想给她个见证。”看到她得救，我非常欣慰，在心里感恩师父。

还有一个十七、八岁小姑娘，做颈动脉彩超检查，得了颈动脉炎，侧颈动脉血流完全闭塞。我问她治疗过没有？她说，“沈阳医大都去了，说治不了了。”我说：“你这个孩子多可爱啊，阿姨听了都受不了。你学炼法轮功吧，法轮功能救你。”她说她姑姑学法轮功，她妈妈不让她学。后来她妈妈也来做彩超，我对她妈妈说：“你孩子病挺重啊，只有法轮功才能救她。”她说她不相信，我说：“只要能救孩子，一线希望都不能错过，错过你会后悔的。你让孩子在她姑姑家住几天，让她姑姑带着她学，看一看，怎么样？”她没表态。

后来这个小姑娘又来看我，她退出了少先队，表示自己做主，要跟她姑姑学法炼功。

事隔也就半个多月，小孩又来住院复查，两侧颈动脉内膜虽然还有些增厚，可血流通过容积已达到三分之二以上。孩子激动的说：“这不是奇迹吗？”

像这样事太多了，举不胜举。

大法洪传，救度无量众生，我有幸成为大法弟子，无比荣耀！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

医院传奇：十年五次病危 市政干部 炼功痊愈

文：大陆大法弟子 凌宇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六日】我原在市政府机关工作，三十六岁被提拔为副科长。天有不测风云，正当事业上想有一番作为时，我逐渐感觉浑身无力，脸色变的铁青。

一天，侄子把我送到医院，刚进抢救室，我就大口大口的吐血。医生查后说：“肝硬化，血色素只有3.5克了。”（正常人11克左右）医生给我输了2800毫升血，见我仍吐血，按常规，这种状态是没有活的可能了，于是下了病危通知，让家属准备后事。

我妻子是医生，知道这种病的后果，一旦血止不住，随时可能死亡。可是，老天不收我，我又奇迹般活了下来。那是一九八六年的事，大病没死，我又看到了人生的曙光。

事隔一个月，我第二次住了医院，症状还是吐血。在抢救室里，医生说肝硬化比上一次重了，肝门静脉血管变细，血只能往胃的血管里流，把胃血管撑大了。医生告诉妻子：“这种症状千万不能吃硬东西，一点硬的都不行，容易把胃壁细血管划破，造成大出血。”妻子给我做菜时，总是小心翼翼的，做白菜时，得把白菜上硬丝抽掉切成小碎末。期间，我又出现腹积水，肚子大的像孕妇。为了能把血液分流出去，医生给我做了脾切除手术。可是，手术后刀口愈合慢，腹积水严重，不能正常躺着，只能伸着腿半仰着，即使

要做证实法的事，所以姐妹们不断被绑架，在营救方面父母付出了太多辛苦。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小妹被市安全局警察绑架，父母亲和我们找遍市政府各相关部门，没人理睬我们，我们只好每天去市安全局要人。

安全局不让我们进门，我们就在安全局门外等着接待，经常是等一上午也没人理我们。十二月份是北方一年四季最冷的季节，也叫寒冬腊月，而且安全局就坐落在江边上，那真是寒风刺骨，穿再厚的棉鞋，在江边上站一会儿全身就会冻透，脚冻得像猫抓的一样疼。可母亲每次都不落，当时七十多岁的人了，真的很不容易，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母亲几乎每天都去。一个月后，四位同修被释放了。

在二零一二年，小妹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母亲到“六一零”讲真相要人，母亲对那个主任说：“看你的年龄和我儿子差不多，你长得这么英俊，怎么看你也不像个做坏事的人哪！”主任说：“我干什么坏事了？”母亲说：“你抓大法弟子就是干坏事啊。很多人都知道‘六一零’是死亡职位，你别干了，你再干就白瞎了你妈给你的这个身体和样貌了。”

在小妹被关洗脑班期间，母亲白天晚上都在营救中。后来小妹被送到省洗脑班，母亲又跟到省洗脑班。去省洗脑班交通很不方便，母亲就两三天去一次，母亲每次去都要求放人。洗脑班的头头最后没办法，只好让母亲和小妹离十几米远隔着玻璃远远的看了一眼。洗脑班头头说：这已经是最大限度了。半个月后，小妹又被转到外县洗脑班，母亲又跟到外县洗脑班去要求放人，一直到小妹被释放回家。

婆媳和好

修炼前母亲跟我的嫂子有矛盾。修炼后母亲就想：不管儿媳妇有多少毛病都不应该跟她计较，两人的关系不融洽自己也有责任。以后不论哪方面，母亲尽量满足儿媳妇的要求，以弥补曾经对儿媳妇的亏欠。母亲向嫂子诚心诚意的道歉。按母亲以前的个性是绝对做不到的。母亲说：修大法了，

父亲应该回家修炼。所以母亲一次次拒绝来自医生、护士的将父亲转到重症监护室的通知，母亲和大家商量让父亲出院，遭到亲属们的一致反对，说父亲的病实在是太重了，随时会出现生命危险。医生拿着一份责任书说：如果不转到重症监护室出现危险谁负责？母亲斩钉截铁的 say：“我负责。”

亲属们都很生气，母亲却像处理别人家里的事一样，镇定自若。因为母亲知道，这情况医院是治不好的，只有师父才能管修炼人。母亲非常清楚，父亲的病太重，如果相信医院，父亲必死无疑。当然不修炼的家人是不懂这一点的，没有其它选择的，只靠医院，自然不同意父亲出院。我们只好等待时机。

第三天清晨四点左右，趁别人都回家休息的时候，我和父亲、母亲、小妹聚在一起，切磋父亲出院的事。父亲由于修炼不够坚定，学法不多，开始坚持不出院。经过交流，明白了只有师父能救他，也就同意出院了。

一到家，我们立即在一起学法交流，父亲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精神抖擞，跟在医院时判若两人，我们用电话给所有知道父亲病情的亲人们打了电话，告诉他们父亲已经回到家，身体已经恢复健康。接到电话的所有人都惊讶不已。

母亲坚定的正念颠覆了经历这事件的所有人的思维和想法，也震惊了很多。

最近几年，母亲也经历了几次病业关，一次次有惊无险。母亲头几次消病业的时候，家里的常人有人劝母亲去医院，母亲都不去，告诉家人为什么；以后再有病业关时，没有人再劝母亲去医院，反而都会说：“赶紧学法发正念去吧！”

反迫害 营救亲人

我家包括直系亲属，原有十六人修炼法轮大法。由于中共邪党的疯狂迫害，大部分人都不敢修了，只有父母、我和小妹四人还在继续修炼。

在大法弟子被迫害初期，由于法理上不够清晰，又需

这么躺着都憋得喘不过气来。更可怕的是，脾切除后，刀口一直长不上，一般这种情况是必死无疑的。于是，医院又下了第二次病危通知书。医生把我妻子叫到旁边，说：“你也清楚，这种情况好的可能性极小，准备后事吧。”

我妻子不死心，死也不回家，就在医院治。那时我工资算是高的，每月三百多元，我妻子让医生给输蛋白，一瓶四百二十元，这钱单位不报销的，得自己掏，为了给我治病，妻子到处借钱，家里欠了不少债，就这样，我又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第三次住医院时，也是肝硬化造成胃大出血。当时我极度虚弱，站不起来，不能上厕所，体重由一百三十八斤降到九十斤，人瘦的像竹竿。在医院里，除了打针吃药没别的办法，这一套路子走下来不见效，医生再没别的招了。医生跟我妻子说：“像他这样的病人，以前有过几例，都走了。你准备后事吧。”

我妻子拿着病危通知欲哭无泪。在妻子搀扶下我晃晃荡荡的出了院。到了医院大门口，正好刮来一阵小风，我一下被吹倒坐在地上。

第四次住院时，我已说话语无伦次，腹腔积水严重，刚住院医生又一次下了病危通知，让家人准备后事。

第五次住院是一九九六年的一月份，我浑身浮肿，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医生诊断说：“肝急性坏死，脑急性坏死，没有任何希望了。”我在抢救室里被抢救了三天三夜。第四天时，单位三个主要领导来了，他们见我游丝未断，魂魄没去，人已脱相，死亡已是定局，领导跟医生说了些什么，回头对我妻子说：“准备后事吧，不行了。”

妻子每次拿着医生的病危通知书都哭的不行，这一次她看我真没救了，就恳求医生说：“你让他醒过来吧，怎么我也得跟他说几句话。”医生说：“就是醒来了，也不能说话，心脏供血不足，脑子已经坏死，不能说话了。”我妻子放声大哭：“天老爷呀，把我的命给他十年吧，我的命怎么

这么苦呀？”

那时候，为了给我治病，妻子四处借钱，家里已经欠下很多债。不光家里，后来听单位领导说：“你要在医院里再住下去，单位也拿不出钱了，每年上面拨下来的医药费几乎都被你一人花了，前后有十几万。”

第五次住院时，我就差咽气了，寿衣都准备了，单位人和家族人都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了。可是，我就是命不该绝，好像冥冥之中在等着什么。

一天下午，我的姐姐和外甥女从农村来看我，外甥女说：“老舅，听说你不行了，我来看你一眼。我原来是药篓子，炼法轮功炼好了，现在什么活都能干，你要是能炼也一定有救，这法轮功是修佛的，有威力。”当时我不能睁眼，但心里明白，当外甥女说法轮功创始人是李洪志时，我心里一震，眼睛一下子睁开了。

怎么回事呢？那是在我第二次出院时，我想，自己体质差，到公园里找个什么气功练一练吧。当时公园里练气功的人很多，各种功法都有，我朦胧觉得，气功里有奥秘和博大精深的东西，就在我想要去寻找气功时，脑子里突然出现三个字：“李洪志”。当时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什么意思呢？李洪志是谁呢？听外甥女一说，原来李洪志是法轮功的创始人。我不知哪来的力量，人一下子精神起来了，我睁开眼看着外甥女，就是不能说话。

外甥女给我放她带来的李老师的讲法录音，又给了我一本书——《法轮功》，我心里有种感觉：“这是我要找的。”我不停的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一遍遍的听，心里似有股热流在涌动。能翻书时，我第一眼看到师父的法像，发现法像闪着白色的光，我以为花眼了，把眼闭上，再睁开还是闪光，我眼泪下来了，哭的不行，我知道我有救了！

那时还不能坐起来，我躺在病床上就按书上的炼功图比划动作，把五套功法的口诀背了下来，一遍遍的在心里念，我相信这功法的口诀就是有威力的“咒语”，我如获至宝。

讹我，我就走不了了，所以我就赶紧跑了。”女孩的母亲非常善良，说：“撞到了人家就该承担责任，你人跑掉了，良心能跑掉吗？”女孩深受触动，从第二天起，女孩每天早晨站在撞车的位置等着，因为那天她撞了我母亲的时候，听到一直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喊“妈！妈！妈……”，因那天她光顾哭和摇晃我母亲了，根本就没看哭喊叫妈的人长得什么样。所以她就连续五天早晨站到那里，见到四、五十岁的女人就问：“大姐，我那天撞倒的老太太是你妈吗？”连续五天早晨不知问了多少个人，直到第五天才碰到我大姐。

女孩十分激动的说：“大姐呀，我妈说如果我找不到被撞的大娘就不用回家了。”女孩把那天离开我母亲后发生的事，告诉了我大姐。女孩买了很多礼品来到母亲家，看到母亲安然无恙非常高兴，一再说：对不起大娘，谢谢大娘对她的原谅。

母亲告诉她：“如果不是修炼大法，我不被撞死也得撞成瘫痪，因为我原来就患上了骨质疏松症，医生说：我摔个跟头都得瘫痪，何况是被电动车撞出那么远趴在地上呢。如果不是修炼大法，你把我撞倒了，我的儿女也不能饶你啊。所以你要感谢我的师父，是我的师父帮我们过了一个大劫。”

母亲又给女孩讲了很多大法真相，并劝她退出了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

信师信法 父亲走过魔难

二零零三年夏的一天，父亲一个跟头栽倒在地，被送到了医院。医生说，父亲整个脑袋的右侧都被血栓堵死了，比较严重，只让躺着不让活动。父亲怕死，就非常配合医生，躺在床上不动不敢动。到第二天早上，因父亲死死的躺着不动，眼皮已出现积水现象，而且医院通知要把父亲转到重症监护室。

母亲悟到：父亲是个修炼人，虽然不算精進，但也有师父管，怎么可以让医院管呢？怎么就不相信师父呢？她想

头儿的两个角，说了一声：“师父帮我！”两手一提，感觉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五十斤大米拎到了椅子上。

遭遇车祸 安然无恙

二零一零年夏天的一个早晨，下雨了，当时七十七岁的母亲和大姐去早市，刚走下马路牙子要过横道，一个女孩骑着电动车飞速驶来，可能因为雨天视线不好，一下子把母亲撞出三、四米远，趴在地上。女孩和车也摔倒在地，女孩从电动车下爬出来，都没站起来直接爬到母亲跟前，从后边一把把我母亲抱起来，眼泪“唰唰”往下掉。一声接一声的叫着：“大娘啊，都怨我呀！大娘啊，你快醒醒吧！大娘啊，我可怎么办哪，大娘啊……”她双手抱着母亲，一遍遍喊着、哭着、摇晃着。

不知晃了多久，母亲醒了，朦胧中问：“怎么了？”女孩见母亲醒来，又高兴、又着急的说：“大娘啊！我把你撞了，你咋样啊，咱们上医院吧。”母亲这时也清醒过来，对女孩说：“姑娘啊！你别害怕，大娘不讹你，大娘修炼法轮功，你走吧。”

女孩愣住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问母亲：“大娘，你说啥？”母亲又重复了一遍刚才说过的话，女孩说：“是真的吗？”当女孩知道母亲是真心话，马上站起身来头也没回，把电动车立起来，看到车把已经撞变形，不能骑了，只好推着车走了。

回到寝室，女孩打电话给她母亲，告诉她母亲发生的事。她母亲训斥她说：“你还是不是人哪，人家老太太被你撞了，你都没把人家扶起来，你就跑了，你夜里能睡着觉啊！咱家以前发生的事你忘了吗？”

原来女孩的姥姥八年前被汽车撞了，肇事司机逃逸，姥姥被撞后瘫痪至今。

女孩跟妈妈解释说：“我当时都蒙了，我怕她讹我，我以为她撞迷糊了，听她说不讹我，我怕她明白过来之后再

神奇不断出现：随着我听法和看书，我能坐起来了，能下地了，能自己吃东西了，还能吃点硬的东西了……

医生还是那几个医生，看着我一天天的变化，觉得无法相信：要死的人了，怎么突然恢复的这么快？医生见我身体迅速好转了，也能说话了，就跟我说：“你到普通病房住吧，别在抢救室住了。”他们把我安排到普通病房里。

在普通病房里，我遇到了这样一件事：

一天，我在看法轮功的书，给另一位病人陪床的一个中年人问我：“你看什么书呢？”我说：“法轮功的书。”他说：“哎呀，这可是个好东西！好东西！”我问：“你看过？”他说：“没有。”

接着，他讲了一件发生在他们单位的事：他在一个矿上班。一天，井口一个搬运工在拉罐笼矿车时，不慎掉进了二百米深的矿井里，大家吓坏了，领导立即组织救援人员下井抢救。谁都清楚，这人抢救上来也是一具尸体，不可能活了。可是，当救援人员下到井底时，见掉下去的那位矿工站在巷道边上。救援人员喊：“你是某某吗？”对方说“是”。救援人员到跟前一看，这小伙子啥事也没有。就问：“你咋啥事也没有？”小伙子说：“我也不知道，就感觉像坐个锅盖似的，忽忽悠悠就下来了。”

原来小伙子炼法轮功！他说的“坐个锅盖似的”就是他在掉下去的过程中师父用大法轮托着他。这件事轰动了全矿，都说这法轮功太神奇了。

听了这件事后，我既震惊又受到很大鼓舞，又在医院住了不到十天，就跟妻子说：“回家，回家炼法轮功去。”医生说：“你是政府干部，就这么出院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别说我们医院没尽到责任啊！”我跟医生说：“死了与你们无关。”

回家后，开始我心里也没底，我在死亡线上走过五次了，不知道法轮功能不能去了我的病根？我跟我妻子说：“万一我死了，你把我往火葬场一推，千万别说炼法轮功炼死的，

我这条命早该没了，咱别给法轮功坏了名声。”

回家后，我天天炼功，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原来手是凉的，现在逐渐热了；铁青色的脸，有了红晕；腹水消了；走路有力气了；原来不能吃硬东西，现在吃什么都行。

大法的书我还没看完一遍，大周天就通了：打坐往上颠的厉害，像书上讲的一样，往上颠，往上拔，走路身子发轻。

我十分清楚，是大法救了我的命，是李洪志师父救了我的命！于是，我在家附近找了个宽敞地方，成立了一个炼功点，最多时来点上炼功的有五十多人，我家成立了学法小组，我要把大法的福音告诉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受益。

一次，我去医院，又见到了当年给我治病的医生，他们围着我看了一圈，说：“真是不可思议，咱没治好的病，你看看！你看看！人家炼好了……”

有个护士，听说医院里有个病人，医生五次报病危，最后炼法轮功炼好了，她觉得是个奇迹，就一直想找到这个人。她听说我去了，跑过来问：“你真的是炼法轮功炼好的那个人吗？”

我说：“这还有假吗？”她说：“这回我算是见到本人了，我就是想亲眼证实一下，这事到底是不是真的。去年有个农村妇女浑身生癞，流黄水，也是在我们医院治没治好，回去炼了法轮功，七天不流黄水了，肉皮脱落一层后，全好了。你和她，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两个神奇事！”她还说：“你知道吗？以前像你这样的病人住我们院都死了，当初有个给你治病的大夫也死了，你还活得好好的，太神奇了！”

其实每个法轮功修炼人都遇到过许许多多超常的事，只是局外人受无神论毒害，对用现代科学破译不了的事就不理解，不相信。从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六年的十年间，我五次住院，回想起来真是感慨万千。

自从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以来，我经历了无数次的骚扰和迫害，精神压力很大，有时候大清早正在家里炼功，警察

洗澡等都由家人陪同，尽量减少闪失。

那时候的母亲脸上基本没有笑容，我好像不记得那时母亲的微笑是什么样。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经常住院，我们兄妹五人经常轮班在医院陪她。自从母亲患青光眼之后，父亲承担做饭的任务，我和姐姐负责家里其它家务，包括给家里人做棉衣、棉裤，那时姐姐十二岁，我十岁。

五十多年的烟瘾轻松戒掉

母亲是一九九八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后在她身上出现很多神迹。

母亲十一岁就开始抽烟了。六十五岁那年被确诊为骨质疏松症时，医生一再叮嘱母亲，一定要把烟戒掉，否则会更容易瘫痪。回到家里，母亲开始戒烟，一共戒了七天，每天白天忙忙碌碌还好，晚上烟瘾一上来根本不能睡觉，那真是抓心挠肝的难受，说骨头都痒痒。她为了不影响家人休息，不忍心开灯，独自在屋地上走来走去，基本上是半宿不睡。

母亲很有毅力，一直坚持了七天七夜，本来瘦弱的身体更加瘦弱。父母的感情很好，从不吵架。父亲很心疼母亲，看到母亲痛苦的表情说：我看你实在是太难受了，你天天这样我的心都要被揪出来了，要不然你先抽一根烟，明天再戒还不行吗？父亲不会抽烟，也就不懂得戒烟的难处和道理才这样说的。母亲一听，像接到了指令一样，立即抽了起来。从此以后，她的烟瘾更大了，抽烟的数量比以前增加了一倍。母亲说：我再也没有勇气戒烟了，瘫痪就瘫痪吧，我认了，走一步算一步吧。母亲小心翼翼的在担惊受怕中活着。

谁都不会想到，就这样大的烟瘾，在母亲修炼法轮功的第五天就彻底戒掉了。

母亲修炼法轮大法后，有一天，七十五岁的母亲一个人在家。她看到刚买来的五十斤大米在床边的地上放着挺碍事，心想，要是能够把大米拿到椅子上就好了。对自己说：我是大法弟子，我有神通啊！于是用两只手抓着大米袋子两

母亲会拖着病痛的身体非常精心的给大家把鸡蛋做好。母亲虽然体弱多病，却非常爱自己的孩子，从来不打骂我们，家里虽然经济困难，可我们拥有家庭的温暖。

多灾多难的大半生

我十岁那年，家里最小的妹妹降生了，与此同时母亲又得了青光眼，母亲没有奶水喂养小妹，每天靠牛奶喂养小妹。黑心的奶农把牛奶兑了三分之二的水，小妹吃不饱，经常饿的全身抽搐，瘫在大姐的怀里。本来就非常困难的家庭更加困难，哪还有钱给母亲治青光眼病？不医治就面临眼瞎的可能。

就在走投无路之际，朋友给了一个偏方，说生喝牲畜苦胆能抑制青光眼的发展，从此父亲到处去讨要牲畜的苦胆，母亲再用清水将苦胆喝下，母亲说每次喝下苦胆整整一天、甚至第二天早上嘴里都是苦的，因为人间最苦莫过于黄连苦胆。政府每月给各家供应二斤白糖得给小妹喝奶用，也没钱买糖块，母亲就这么吃苦中之苦。

喝苦胆保住了母亲的眼睛，但是过多的苦胆严重的伤害了母亲的胃，胃粘膜基本没有了，不停的胃疼，每天吃不吃饭都打嗝，次数很多而且声音非常大，会传出去很远，那个声音很像家里养的大鹅的叫声。为此走在路上，经常招来诧异的目光。我还小，很不懂事，母亲一打嗝，我就用哀求的语气和母亲说：“妈，你可别再打嗝了，太丢人了。”母亲经常呕胃酸，胃酸呕到脚面上竟然将黑色的大绒鞋面变成紫红色。

母亲五十多岁的时候，一次一只手杵到地上，手腕齐刷刷的折了。还有一次，她正在厨房做饭，一转身坐在地上，股骨头折了。经仔细检查，母亲得了重度骨质疏松症，说骨头里都是蜂窝眼儿。医生说像这种情况，一不小心就会瘫痪。

面对病魔缠身的母亲，全家人真象乌云压顶一样喘不过气来，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全家人共同照顾母亲，象买菜、

就敲窗户要进屋搜查；每年的所谓“敏感日”，国保警察、派出所、政法委、街道、办事处、“六一零”……就走马灯似的骚扰，我成了打压的重点对象，成了不“转化”的“顽固分子”。

但是，不管中共怎么打压，在我们这个政府大院和亲戚圈子里，认识我对法轮功都特有好感，经常有人说：“我认识的某某（指我），被医院五次报病死的人，人家炼法轮功炼好了，这可不是吹的，现在这人还活着呢，不服行吗……”我成了活广告。

有一次“六一零”主任找我谈话，严肃的说：“你是国家干部，不让炼就别炼了，你这样做对吗？”他带着要与我进行阶级斗争的神情，想把我这块“硬骨头”拿下来。

我说：“我祛病健身惹谁了？招谁了？我错在哪？”

他说：“你可以学别的嘛。”

我说：“跑步是锻炼身体，打球是锻炼身体，我炼法轮功也是锻炼身体，别人锻炼身体行，我为什么不行？我是五次被医院报病危让妻子准备后事的人，我现在值啦！”

他一看我对大法的态度如此坚定，立马软下来，说：“那你吃药吗？”我说：“有病吃药，没病吃什么药？是药三分毒，没病吃那玩儿干啥？以前，单位的医药费都让我一人花了，我炼功二十多年没吃过药，给国家省了多少医药费？”他无言以对。

临走时他说：“好就在家炼吧，别出去宣传。”

我经常跟我儿子说：“爹这条命是大法给的，不然哪有这么完整的家？”我儿子、儿媳和孙子都相信大法，每到过年，儿子全家给我拜年时，都和孩子给我师父法像叩头拜年。我小孙子边叩头边大声说：“给师父拜年了，谢谢师父了！谢谢师父了！”

在师父华诞到来之际写出这段经历，感恩师尊的同时，有许多感慨，也带着心酸，我和我妻子都泪水盈眶。我妻子也是大法弟子。提起我的那段经历，她几次心酸的要流泪，

没有我师父的慈悲救度，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修炼这博大和神奇的法轮大法，就没有我的和睦的家庭，我的命是我师父给的！我的亲身经历足以见证我师父的伟大！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

看守所里的“特殊人物”得法记

文：大陆大法弟子 翔宇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七日】我是在看守所里接触大法弟子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后来又被关进监狱，前后十多年。凭着对师尊对大法的坚定的正念，经过了大大小小的数不清的魔难，期间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在第十九届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我把我在魔窟中得法、证实大法的点滴经历写出来。

在看守所得法

我在被抓进看守所以前，在我们家乡一带小有“名气”，自以为侠肝义胆，每天为了利益争来斗去，打打杀杀，造了不少业。后来遭人诬陷，被抓到看守所。

警察送我到看守所的时候，跟看守所的所长及狱警们交待：“都别搭理这个人啊，他身上有好几条人命。”警察的目的是孤立我，不让我被抓的消息传出去，没想到，这一下反倒帮了我，我成了看守所里的特殊人物，只要我不招惹别人，就没人招惹我，还有人专门伺候我，给我提着脚镣，我成了看守所里没人管的“牢头”。

一九九九年“四·二五”以后，开始有大法弟子陆陆续续被抓进来，所里定期不定期地要组织在押人员揭批法轮功，每个人都得发言，必须说炼法轮功怎么怎么不好，即使不知道什么是法轮功的人也必须得编个事说。

监室里的人大部分都规规矩矩地坐着，我在后边躺着。

20 队长进来以后，我就坐起来，在墙上靠着。从前边开始说，

×××呢？我刚才明明在外面看见他了，怎么瞪眼说瞎话？”“不可能啊，他一直没出去，刚才我还看见他了。”“他人呢？”“在里屋呢吧。”

这时我正在里屋的床上躺着，他们以为我还在睡，“要不要叫醒他？”“不用了，不用了。”狱政科长边说边往外走，嘴里还一边嘟囔：“真是神了，咋回事呢？”

师父又帮我躲过了这一难。我们是大法弟子，有师父保护，奇迹就会出现。我的修炼环境就这么开创出来了。

我想，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们就记住一点，不管我们处于什么情况，只要我们心中有一个信师信法的坚定信念，那么，师父时刻都在我们身边。就像师父说的：“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1]

注：

[1] 李洪志师父的著作：《转法轮》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

85岁母亲的修炼故事

文：吉林省吉林市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六日】我的母亲今年已八十五岁高龄，修炼法轮大法整整二十年。

从我记事起母亲就整天病病歪歪，她有肾炎、气管炎、神经衰弱，还经常用手捂着胃，可能有胃病。这样她就得不间断的吃药。

我们兄妹五人，七口之家，生活非常困难。我很羡慕那些有零食吃的小朋友，天天盼着过年，因为过年能吃到饺子、猪肉，能穿上一年里仅有的一套新衣裳，还能吃到糖和一、两个苹果。

另外，端午节那天我们每人能分到二个鸡蛋。每到端午节，母亲会挨个问每个孩子分到的鸡蛋想怎么吃？可以煮、可以炒、可以蒸鸡蛋糕、也可以卧鸡蛋吃。各人吃法不同， 29

来！”结果他就停在那儿不走了，嘴里一个劲嘟囔，“哪儿去了呢？”然后转身走了。如果再走两步，转过墙角，就看到我了。在师父的看护下，我躲过了一劫。

过了一会，老乡过来，问我：“他刚才过来，你躲哪儿去了？”我说：“就在这儿啊，往哪躲？”“他没看见你？”“我不让他看见，他怎么能看见？！”老乡竖起大拇指，“法轮功，真神了！”

在狱里，只要同修想学法，需要什么我就能给提供什么。有一年冬天，早上六点多，天还很黑，我去给一个同修送东西，走到半路的时候，看见狱政科长正在路旁花丛边蹲着，相距不到五米的时候，我认出了他，他也认出了我，他用手指着我说，“你，你……”他“你、你”了半天，也没叫出我的名字，我一看，拔腿就跑，我在前边跑，他在后边追，我跑到同修的监区，一下子钻进了同修的监室。

这时，狱政科长不追了，就站在监区外的路上，可能是他不知道我进的是哪个监舍，怕堵不住我，干脆就在路上堵我，反正我要回去没有别的路可走，以为一定可以在我回去的时候抓到我。

我见到同修以后，说了刚才的情况，把他要的东西给他，结果同修不敢要了，怕一会儿他要进来搜东西，那麻烦就大了。我一看，没办法，我只好回去，按原路回去是不行了，所以我朝另一个方向走，朝生活区的方向跑了。狱政科长看到我往那边跑了，赶紧追过来，我跑到生活区，找到一个老乡，跟他把情况一说，让他借着收饭筐的机会，找一辆车，我就可以坐到车里，躲过狱政科长了。

老乡顺利地找来了车，让我坐在驾驶室里，到我们监舍门口下了车，狱政科长还专心致志地守在路边呢。回到自己的监室后，我到坐板的地方转了一圈儿，跟人打声招呼，目的就是让值班的班长看到我，让他放心。

过了一会儿，狱政科长到了我们监舍，大声喝问：“你们这儿缺人吗？”负责值班的人说：“不缺啊！”“不缺？

说来说去就说到我这儿了，当时的情形，我不说，队长也不管我，可是当时我是个常人嘛，也想表现表现，也想说两句，可是，嗓子眼儿里堵得慌，“吭、吭”憋半天，一个字也说不出。队长奇怪地看了看我，跟其他警察说：“走了。”

过了十来天，又开始新一轮的揭批。队长又把大家都叫起来，还是挨个儿瞎编，这次其他人编的更溜了。轮到我这儿的时候，我也想说两句，表现表现，因为以前撒谎是张嘴就来，可是又像上次一样，就觉得嗓子眼堵得慌，啥话也说不出来。队长也纳闷地看了我两眼，带着人走了。我就觉得不对劲了，长这么大，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这是咋回事？

后来换了一个监室，抓进来一个人。这人看起来很老实，我就问他：“你怎么回事？”他说他是炼法轮功的。我就问他，“炼法轮功怎么炼哪？你给我炼炼看。”然后他就给我比划几下炼功动作。我一看，说：“这也犯罪呀？这共产党是什么玩意儿？”

后来，他天天擦地，一连擦了好几天。我就问他：“这都一个星期了，你怎么总擦地呀？”他赶紧说：“我愿意擦，我愿意擦。”因为那里头都是些地痞流氓，一般炼法轮功的人都老实，肯定受欺负。这时我的正义感上来了，我就问那个管号的（即监室里负责管理其他人的被关押人）：“咋总让他擦地呀？”管号的人说，“他愿意擦，不信你问问他。”当时我就急了：“你怎么不愿意擦？谁愿意擦地？”这时这个炼法轮功的赶紧说：“真的，是我愿意擦的。”“什么愿意擦，换个人擦！”

那个时候，我从心里就开始对法轮功有好感了。特别是两次说不出来话以后，我总想问问法轮功是咋回事。有一回，那个炼法轮功的在监室里偷着看东西，让别人看见了，把他看的东拿给我。我一看，在卫生纸上写着几首诗，我们其他人谁也看不懂是啥意思。我就问他：“这写的是啥？”他说：“这是我们师父写的，我们就学这个。”我说：“学

这个也犯法呀？共产党真不是东西！你就是因为这个进来的？”他说：“我就是因为这个进来的。”我不相信，我说：“你说实话，看看这个就能进来，真是邪门了。”他说：“我真是因为这个进来的，我们师父是教我们做好人的。”

我就越来越觉得奇怪，还是不太相信他说的。在看守所里还有一个老头儿，也是炼法轮功的，我就问他法轮功是咋回事。他说：“你也别问了，你不懂，你也炼不了这个。”每次放风的时候，他们俩总在一块儿唠嗑，有时候我就悄悄到他俩后边偷听，总想听听他们说些啥，总想了解了解法轮功到底有啥秘密。他们一发现我在偷听，就不聊了。心里这个谜团一直也解不开。

差不多过了半年，因为看守所要翻新，把我们临时转到其它看守所。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啥原因，就对炼法轮功的人从心眼里有好感，觉得他们不是一般人。现在想来，就是师父的安排。像我这种人要不是在那样的环境，天天打打杀杀的，哪儿有机会得法呀。

刚转到另一个看守所，就又有个人被送了进来，这人看上去无精打采的。警察告诫其他人：“谁也别搭理他，他三天没吃饭了。”我就问他：“你干啥的？”他说：“炼法轮功的。”“吃饭吗？给你点饭。”“我真不吃，谢谢，谢谢。”“喝点水吧？”他连水也不喝。

第二天，狱警要给他灌食。有两个犯人拎着灌食的东西进来了。我问他们：“你们干啥？”犯人说：“所长让给他灌食。”我说：“灌啥食啊，灌死了你们负责啊？灌食有多难受你们知道不？你们傻啊？缺心眼儿啊？”在看守所，谁也不敢招惹我，他很为难的说：“是A科长还有所长让灌的。”“他们让你灌你就灌啊？我是为你好，出了事科长给你顶还是所长给你顶？”犯人一听，以为我不让灌，回去汇报去了。

一会儿，A科长和副所长进来了，先找我：“咋啦，这个人你认识？”我说：“不认识啊。”科长说：“那你咋

在我的工作台旁边有两个大工具箱，里边有全套的师父讲法、新经文，甚至二零零七年师父给澳洲学员讲法的录像光盘都有，每天除了学法，就是炼功，有时间就给新来的人讲真相，劝“三退”。有一次我跟一个外边的同修开玩笑说，你们是业余修炼，我在里边是“专业修炼”的。

平时在监狱里举办什么邪党活动的时候，我一般不参加，他们也不管，他们也不敢让我参加，因为我乐意去，我不怕人多，人越多，我越喊“法轮大法好！”他们拿我也没办法。

有一次，天要下雨，说要搞一个什么活动，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参加，我本来不想参加，但想了想，参加就参加吧，还能怕这个吗？我最后一个出了监室，监区狱警教导员看我脸色不好看，问我：“怎么啦？不想参加？”我说“没有啊，你们不是通知每个人必须参加吗？你说我参不参加？你可想好了，你觉得对你有好处，我就参加，你觉得对你不好，我就不参加。”他忙说，“不用参加，不用参加，我说的所有人是指那些常人，你不用参加。”

他也知道我们大法弟子不是“常人”，连四个包夹都乐了。

有一天我去猪号打电话，把监狱里的“三退”名单传给外边的同修。我平时都是把电话藏在猪圈墙里，用的时候把一块活动的砖拿出来，打完后再放回去。那天监狱长恍惚惚看见我跑过去了，就急忙追过来。我见到在这儿负责的老乡之后，跟他说了情况，他说你先在这儿别动，我过去看看。

监狱长问那个负责人，“你们这儿一共多少人？”“十一个。”“全部集合。”查来查去，就是十一个人，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没看见有人过来吗？”“没有。”“好吧，我去看看。”

这时，我就在最后一排猪圈旁边坐着，立掌发正念，就听见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我发出强大的一念：“不要过 27

要看只管看，啥也不用管。”但是，他不敢看，在我这儿看了一会儿，就放下了。

本来他被警察逼着就要写“保证书”了，我跟他一接触，他又变坚定了。

到了中午，我就叫他出去教我炼功。这个大法弟子以前是辅导站的辅导员，动作特别标准，跟他学，五套功法基本学会了。

后来，队长、副所长都跟我说，让我去管管四号监室，那个号谁也管不了。那屋的人分好几拨儿，连坐板（到了晚上一定时间都坐着）都不好好坐。我说：“我现在炼法轮功了，我不管这些事儿了。”他们说：“你别捣乱了，炼啥法轮功，你快点去管管吧。”谁也不相信我会炼法轮功。

一到四号，我就坐那儿看书，我啥也没说，可监室马上就有规矩了，到时间就坐板了，就有主动要求值班的了。这个监室也有同修，每天早起跟我一起炼功。

后来，一个亲戚来接见时跟我说：“二舅，你看外边人都等着你回去呢，你怎么在这里炼这个了？”我跟他说：“别跟我说这些，这个法我是修定了，说别的都没用了，我啥也不要了，我就只要这个法了。”

我平时每天中午洗澡，洗完澡再出去和同修炼功。那天中午去洗手间解手的时候，负责伺候我的一个年轻犯人给我端着水盆，蹲在一边等着我，他突然说：“大哥，你看那都是啥？”我一看，拉的都是特别黑的血，他跟我说的時候已经拉了挺长时间了，可是我自己没感觉。我一看也吓一跳，但是感觉特别舒服，我也没管它。洗完澡该炼功炼功。炼完功回去的时候，我跟同修说起这事儿，同修说：“太好了，师父管你了，这是师父给你清理身体呢。”

后来狱警又把我换到一号监室，这以后，我就真正走进大法修炼，还越来越精进了。

精進

关进监狱后，我就公开修炼了。我那儿各种大法书都有。

说不让给他灌食啊？”“谁说我不让灌食？我有权力不让灌食？”负责灌食的犯人没词儿了：“那，那就灌，马上灌。”我就跟科长说：“A科长，我可是为你好啊，气管和食道紧挨着，插错了很容易呛死。真呛死了，就是你的事儿。”“真的是咋的？你别吓唬我行不？”我说：“我吓唬你这个干啥？他又不认识我。”所长一听，转身先走了，科长一看，说：“拉倒吧，撤！”

我在看守所里天天有人来接见，有一天我去接见回来，看见我们监室里那个南方的小孩在那窝着，看起来很痛苦，我估计是肋骨被打断了。有人跟我简单说了情况，到了晚上集合的时候，点完了名，我问：“今天谁打人了？”没人吱声，我又问：“谁打人了？都给我站出来！”有四个人站出来了。当时监室里两边是大通铺，中间是过道，他们就站在过道里。我就从这头儿打过去，又从那头打回来，打的特别快，谁也不敢吱声。那时候我还没得法，还是个常人嘛。

自那以后，那个法轮功学员就对我有好感，愿意跟我说话了，并时不时地跟我讲这个法有多好。有时候他还让我教我炼功，尽管我还戴着脚镣呢，就硬往上盘腿，那当然特别疼，别人看到我的脸都变形了。有几个伺候我的小伙子就骂教我功的法轮功学员：“你看，你非得教他炼这个，看看他都疼成啥样了！”有一次，一个狱警队长看见我在那坐着，就喊我名字：“×××，你干啥呢？”我说：“别嚷了，我炼法轮功呢，太疼了！”“炼法轮功？”他不相信，摇了摇头走了。

法轮功学员有时间就给我写大法师父的《论语》、《真修》，写他会背的东西，《转法轮》第一讲他能背下一半来，但是，他记得不全。他说，“我看你这是要得法，这样不行，真有一天我要回去了，我一定得给你拿一本书来。”看了他写的这些，我觉得这个法确实挺好，就在他说了这个话以后的第二天，我的判决下来了，脚镣被摘掉了。

一个多月以后，他家人找了找关系，他啥也没写就出

去了。我想他出去了，可能很快会给我送书来。

他出去没几天，五月份的时候，就给我送书来了。当时找了看门的队长，队长认识他，听说他找我，队长说，你一个法轮功找他个黑社会干啥？就把他轰走了。第二天，我正在接见室，跟别人说着话，又来了一个人，我们谁也不认识谁，但是一看见他，我就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认定他是给我送书来的。我就问他：“你找谁呀？”他说：“你是×××大哥吧？”我指着面前的桌子说：“你是给我送书的吧？搁这儿吧。”他吓坏了，把书放下就赶紧告辞了。

拿到书以后，看了一半儿，就怎么也看不进去了，就放那儿了。

到七月份的时候，又进来一个法轮功学员，是从精神病院转来的。他是怎么被抓的呢？原来他们村有一个人又盗窃又打架，被判过刑，刚出来又抢劫，又被抓了。有人就对他讲：“你承认你是炼法轮功的，我们就不判你了。”然后中央电视台“新闻三十分”就播出新闻说：一个炼法轮功的又偷盗又抢劫。于是这个法轮功学员就拿了一个小喇叭到天安门广场上反复大喊：“‘新闻三十分’那个新闻是假的，×××是我们一个村的！他是个劳改犯，根本不是炼法轮功的！”便衣就来抓他，他边跑边喊“法轮大法好！”还是被抓住了，这时一个外国人正经过，问怎么回事，便衣赶紧说，“这个人是精神病。”他就这样被送进精神病院关了半年。

到了我们监室后，早晨我让人去叫他到风场教我炼功。他一醒来，还以为在精神病院呢，就大声嚷：“干啥！”我说：“你咋还这么烦呢？你也不像个大法弟子。”他说：“你要干啥？”我说：“教我炼功。”他还没明白过来：“这事儿找我干啥？”我就说：“人家法轮功都是按真、善、忍要求自己，我让你教我炼功，你还这么烦，你是个大法弟子吗？”这回他明白过来了：“我错了，我错了。”

然后他就教我炼功，他一做动作，我一看这动作也太

难看了，我说：“你快拉倒吧，你这也太难看了，你看我的。”我一炼，他就笑了，“算了吧，咱俩谁也别说谁了，都不怎么样。”

有一天，炼完功，我就看书，因为看不进去，我就喊他：“你过来，给你本书看。”他以为我看的是常人的书呢，连忙摆手：“我不看你们的书。”我说：“你看看吧。”他拿过书一看，吃了一惊，“你哪来的这本书？”我说：“你不看吧？”他赶忙说：“看！看！看！”他真是爱不释手，想看，但是又紧张，东张西望的，我说：“你就放心看吧，没人管你。”他这一看就没完没了了，饭都不吃了，一看就看了好几个小时。我看他这样，就想，这书里肯定有东西，我就好奇了，我说：“你怎么这么看啊？”他说：“你也想看啊？你还没看过吗？那先尽着你看，你啥时候不看了，半夜里，或吃饭时候不看了，你招呼我，我再看。”

我把书拿过来，又从头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这回我才真是觉得好了，那时候还是个常人嘛，看完一遍还想看，就不想给他了。有一天，我正看书呢，一个队长看见了，问我：“看啥书呢？”我说：“法轮功的，《转法轮》。”他以为我在逗他，“你还看《转法轮》？拉倒吧。”我把书翻开，让他看，他一看，也吃了一惊：“真是！好，好。你这样的人都看《转法轮》，那社会治安也不用治了，你快看吧，好好看。”这回我就一遍一遍看下来了。

后来又给我调监室，说三号太乱，把我换到三号。到了三号，我就问：“这里有炼法轮功的吗？”犯人指着一个法轮功学员说：“有，那个就是。”这样我又见到了一个大法弟子。我给他《转法轮》看，开始他也是说“我不看你们的书”。“那你看啥书？”“我就看我们修炼的《转法轮》。”“你看看，这是啥书？”他一看，先是吓了一跳，“你是炼功的？”我说：“怎么说呢，你说我是炼功的，可我不是因为这个进来的；你说我不是炼功的，我也看《转法轮》这本书。”他说：“在这里给我看这个书，你会受不了啊！”我说：“你